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受信者：朱韬枢弟兄
Brother Titus
3186 Warren Rd.
Cleveland, Ohio 44111

写信者：主恢复中的同工于信尾签署者，其中多数参加了二〇〇五年四月九至十一日所举行的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之前，于四月四至七日在加州安那翰的相调交通。

亲爱的朱弟兄：

我们愿与你有这次沉重的交通；这交通是出于一班经常为着主在地上祂的恢复，在一起的同工中间多次交通的结果，特别是出于我们今年四月最近交通的结果。如你所知，李弟兄相信并渴望，在受他职事所成全的同工中间这样相调的交通，能成为一条路，使主的恢复继续往前，完成倪柝声和他所领受的异象，并实际的作出他们的职事，就是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彰显于许多地方召会，并且首先藉着得胜者，然后藉着所有的圣徒，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婚配与调和，直到永远。这个荣耀而重大的使命，在我们中间已经经过了七十多年特别的历史。藉着这样一段历史，李弟兄知道并且劝告我们，在主恢复的职事和工作中的同工，绝对需要有相调，众召会同众圣徒也需要相调，目的是为着主在地上独一恢复之见证的一和纯净。这封信是今天众同工一同有分，主职事和工作范围里的交通。虽然众召会和众圣徒都受到我们工作的影响，但我们当前所关切的只在于职事、工作和工人。

在过去几年，主恢复里同工中间多次经常的交通中，特别在二〇〇五年四月国际的同工交通中，我们都没有见到你。在那次交通中，讨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代表全地大部分地区的四十多位弟兄，有了广泛而非常坦白的交通。虽然你不在场，我们很感谢 Bill Barker 和 Paul Neider 两位弟兄参加了那些聚会。他们也对所讨论的问题，题出他们的看法，我们相信，他们已把那次交通的主要内容交通给你。然而，那几天的交通既是极其有力而清楚，我们觉得不得不在那次交通之后，再有这次更进一步的交通，因为你的职事和出版物是那次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们盼望这封信能解决过去几年里一些使主恢复为难的问题，并给我们众人清楚的看见，为着将来在主恢复里一同的往前，我们该采取甚么步骤。

你可能知道，我们三天聚在一起，与同工们所讨论的两个主题是：（一）我们一起读了一些李弟兄交通的话，说到主恢复中一个工作的众区域，（二）我们读了并交通到一份声明的草稿，说到按照倪柝声和李常受二人的榜样和教导，而有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工作。我们所读的职事材料，结果引发大部分同工很多感人心腑的交通，大多是关于他们对今日主恢复中，由于不同工作所引起，特别是由于不同出版所引起许多为难的光景，以及所感到的挫折。朱弟兄，这个交通主要是说到你的工作，并说到在巴西唐弟兄的工作。从我们所读并交通的，我们作出一份关于一个出版工作的声明，反映我们的倪柝声、李常受二位弟兄在这事上的教导和实行。我们所起草的声明，也复印并送交一些缺席的弟兄们，大多数弟兄都有评论回应。我们当时并未对这样的声明作出最终的定案，部分是

因为那些对李弟兄在这事上的教导和实行，曾表示不同意的弟兄们并不在那些聚会中。然而，从所有的交通里，很清楚的看见，绝大多数的弟兄们并不愿意偏离倪弟兄和李弟兄对主恢复里一个出版的工作这件事的教导和实行。因此，更进一步团体交通的需要，已微乎其微。在这事上基本的拦阻，是少数同工对我们中间所表达的共同感觉，有不同的想法。事实上，出席的同工们觉得，我们需要和一些缺席的弟兄们有交通，他们纔是问题真正的中心。特别是 **Bill Barker** 很强的坚持他的感觉，认为我们不该把这事标明为『美国中西部的问题』，因为所表现出来真正的问题是你和唐弟兄的出版。我们相信，一份最后定案的声明会在最近的将来完成，重申李弟兄对于受限制只有一个出版工作这件事，极其清楚的观点。现今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不同心的同工们，这些同工在主今日的恢复里，产生了第二和第三种的话。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同工们中间有很强的见证，说到众召会中，以及各大洲主恢复的工作中，由于我们中间多种的出版所带进的混乱，难处一直在增多。许多弟兄对这种光景同有强烈不满的感觉，并且急切要看见有所解决。自从李弟兄离开我们之后，同工们的交通从未如此坦诚，并满了感觉。如你所知，许多同工想要把多种出版所带进的不同，减到最小程度，也曾努力平息一些地方上的难处。但这种处理方式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内在的难处乃是自从李弟兄离世以后，有另一种的说话和出版存在着并被使用，与主恢复中一般的职事相争竞。你可能反对『争竞』这样的辞，但那正是圣徒们所感觉和尝到的。朱弟兄，你的职事传达了不同的重点，结果叫人对主恢复中其他人所采用李弟兄的职事，也就是一般的职事，起了戒心，有时甚至是直截了当的加以禁止。我们承认，有许多真正的地方召会和亲爱的圣徒，多年来在你的照顾之下。我们知道同工们和众圣徒都敬爱并尊重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这是无可否认的。但不幸的是，你的职事产生了一种味道和气氛，是许许多多圣徒无法同意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你越出版，就越产生难处。这些难处在全地不断繁衍。有人认为这些难处是出于谣言，或来自特会和训练讲台所说的话。然而，这样说乃是贬低了圣徒里面内在生命的感觉，和属灵的辨识。也有人表达一种感觉，认为有人图谋反对你。我们盼望你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并能越过这些不合理的解释和个人的敏感，而思考所存在真正的分歧，以及这些分歧所造成的难处。

我们都承认，李弟兄的职事乃是时代的职事。因此，我们也都该承认并跟从李弟兄所主张的，就是在他离世后，同工们实行相调在一起，作为施行主恢复中职事的路。我们走这条路，就能用同一相调的声调说话，来推广主团体交托给我们的职事。相调同工们的交通，也让我们进入主的心思，知道主工作的方向，以促进祂在全地惟一恢复的惟一见证。靠主的怜悯，这条相调的路一直在施行，藉着丰富的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而供应众圣徒，并且针对主恢复当前的情形，而有合式的着重和应用。那些接受主恢复中当前说话的，他们都见证所说的这些话，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有相同的重点、味道和膏油的涂抹。此外，相调同工们的交通，在这已过的八年，把主恢复中的召会在一里带往前，并且使地上许多地区的召会、圣徒和同工们中间有相调的交通。

朱弟兄，我们应当坦诚的重温我们的历史，来看当前的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如你所曾听见并知道的，当李弟兄仍在我们中间时，他已知道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和不同的工作，这些乃是种子，演变成今日叫我们为难的。他以严厉而清楚的话语，对许多弟兄，包

括你和唐弟兄在内，表达了他对这些不一致看法和不同工作的不悦。另一面，他容忍了你在主恢复中的工作，偶而也对你所作的工表示欣赏。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李弟兄还在这里时，你们弟兄们在发表你们不同的看法上还不是那么大胆。李弟兄晚年，曾尝试邀请一些与你接近的年轻同工，使他们更直接的在他的职事之下，并使他们能与南加州一些直接受他成全的同工们相调。他也邀请你来与这些同工们相调；然而，李弟兄从未邀请你讲道，或在他工作的任何一面带头。他只要你与别的弟兄们相调。这个举动，以及他直接而重要的谈话，给那些在他晚年受他成全的同工们留下了很强的印象。我们相信你明白，这乃是他爱心的照顾，不仅是为你，也是为那些与你有关的人。李弟兄真的盼望，这样的相调会消除我们中间的不同。一些弟兄曾与你面对面谈到这事，却没有说到更多的细节；但你知道，你若选择要争论这些事实，那么在这事上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以说的。

李弟兄离世以后，所有的同工很强的重新肯定，他们渴望紧紧跟随李弟兄的职事，走相调的路，并且持守李弟兄临终遗赠给主恢复的七次节期。因此，关于主恢复中的教导，我们决定尽可能的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关于主恢复中领导的实行，一班相调的弟兄们，极其敞开的包容世界各地的弟兄们。因为你和与你事奉有关的人，表示愿意有分于其中，所以你也受到欢迎。在李弟兄成全之下的弟兄，当然知道在李弟兄还活着时就已存在的难处。但这些同工中间，有许多人作了慎重的决定，想要把那些情形调到身体里，盼望那些弟兄们和他们的情形，会为着主的恢复得着医治和保守。相调的努力，不仅包括一年七次的节期，也有其他多次的交通，包括少数同工们在伦敦、克里夫兰、加州和凤凰城的交通。朱弟兄，你的许多同工甚至受邀，分担到海外尽职。众召会全体也曾在芝加哥和克里夫兰召开一些每年的节期和特会。你自己也曾被接纳为一些七次节期里相调的讲道者之一。在听了你所讲的，并考虑李弟兄在已过所说厉害的话，以及他所立的榜样，许多同工没有平安让你代表李弟兄的职事说话。此外，你更进一步又说了许多话，其中你说到那一班相调的同工是『罗马』，也曾把去安那翰比作回教徒去『麦加』朝圣的仪式。

朱弟兄，你参加了许多次与相调弟兄们的交通，但似乎你缺席的次数更多。我们努力要藉相调除去不同，至终在二〇〇三年二月，在凤凰城有了一次多日的交通。那次的交通显示，在我们中间仍有极深的分歧；这不仅在于出版的事，也在于一些基本的事，就如我们所说的一和职事到底是甚么意思。然而，所有参加的人都签了一份声明，反映出我们所能同意的最大程度。虽然那个声明没有摸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的确包含了一个原则：『我们承认倪柝声和李常受在主里是我们属灵的父亲，他们的职事构成了主今日恢复中教导和领导的基础。』在凤凰城那次聚集之后，那份我们签署的声明被误用来暗示许多未曾说过的话。它被用来暗示，相调弟兄们同意你的工作，特别是你在中国的工作。此外，在面对倪弟兄和李弟兄关于一个出版工作清楚的『教导和领导』前，你继续你的出版的工作，这显示你最多也不过是选择性的跟从他们的教导和领导。这两个事实使许多同工感到非常沮丧，不愿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努力；另外有一些同工，根本不高兴少数几位同工采取了那一步。

朱弟兄，在这过去八年，即使我们一直想要与你相调，但别的同工对于你的说话和你所作的，知道得很少。你继续你自己的工，大体上显然不受我们要相调的努力的影响。

多年来你知道李弟兄和我们对多种出版成了主恢复的职事中的众多号声，有怎样的感觉。然而，你却加速了发行你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很震惊的发现，二〇〇〇年以来，你至少出版了十本英文书籍。除了这些书之外，还有冠上你名字的三百多篇文章，登在『交通』这份杂志上，以及在克里夫兰召会的网站上。这一切的写作，全世界都可取得，甚至在某些地方，藉着基本订户推销这些书。当相调弟兄们持守他们的诺言，只重新讲说李弟兄的职事，你却一直在加增出版你自己的著作。这岂不是极其明显的一种与相调弟兄们所实行，使众召会得益处的一般职事相争竞的职事么？在以下所论你的出版物内容的问题之外，我们还要说，我们根本不承认你的工作代表主今日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们。

我们努力要更多与你和你的同工相调，但相反的，我们看见你那一面前来有分于这个过程的努力，日渐减少。朱弟兄，你必须看见，一个像你这样身分和成就的同工，为了主恢复中众召会的缘故，你必须特别留意带领那些在你照顾下的人进入相调新的范围。惟有你树立不摇动的榜样，并领导圣徒进入与主恢复的其余部分有实际的一，纔能对那些历来在你特别照顾下的人，有这样医治和联结的果效。我们中间已过一次风波之后，有人问李弟兄说，牵涉在那次风波里有恩赐的弟兄们以及他们所作的工，如何纔能蒙保守。李弟兄回答说，惟一的路乃是那些有恩赐的弟兄们联于李弟兄的工作，而没有特别的区域或任务，只是照着派定，为着职事作工，就如他跟随倪柝声时所行的。在我们当前的情形，那个意思是说，你自己和那些忠于你的同工，要联于相调的同工们，而在他们的交通和配搭的监督下，继续你从前的工作。你没有这样作，反而与你自己的同工继续建立你自己的工作。这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在你职事下的召会，如今在非洲有了他们自己的移民、工作和出现，并且你特殊的影响，已经散布到其他大洲。无可否认的，在你照顾下的一些地区中，有很多圣徒爱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也喜爱与其他召会有交通。有很多人确实来参加一年两次的训练和其他的节期。但我们很担心，因为你和你的同工仍然在建立一个虽然与职事有关联，却是特殊的见证。你曾说，你的同工没有胃口采取与别的同工相调的路。你说到『罗马』和『麦加』，而不改变你已往的说话和实行，只会给你的同工一种影响，就是离开相调的路。

比你英文出版更严重的，是你对华语世界的说话与出版。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你用华文发表的，至少有十六本书，和二百多其他出版物。朱弟兄，你在中国大陆所开始并推动的工作，完全脱离了李弟兄所给我们的任何交通和原则，也没有和全世界主恢复其他部分带领的相调弟兄们有任何的交通。你在中国有一个争竞的职事，在倪弟兄和李弟兄多年劳苦之地，在倪弟兄殉道之地，造成了混乱和派别。你怎能这么作？但你毕竟多年这么作了，而同时又一再来与相调的弟兄们坐在一起，给人看见一个样子，以为我们知道并认同你的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认同过。在台湾的众召会现在弃绝了你的出版物，但在中国，仍然因有两个职事而混淆。我们不了解的是，任何弟兄怎能不经交通，就擅自在中国那样复杂而难以处理的光景里，想要影响主的行动。交通的意思是停下你的工作，而受别人的限制。你从未这样作。

这个简单的历史，说明了自从我们的李弟兄离世以后，在主恢复里的气氛和活动中所发生的变化。今天我们深深的后悔，我们任凭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朱弟兄，我们也请求你重新检查你所要出版的内容。李弟兄不同意并且反对弟兄们一种的写作，就是重复他的职事，却同时加上自己的色彩和味道。这样评论你的写作，可

说是相当宽容的。我们觉得你的出版物并没有加强主恢复中一般的、构得上时代的职事。你的写作反而有一种倾向，对主职事中一些真理给你自己的版本。举例而言，李弟兄有大量著作论到神圣的水流这题目，但你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神圣水流的实际』。你难道不同意，神圣水流的『实际』早已在李常受的著作中充分的说明并启示出来了么？你那本冠有那个书名的书，开头就警告说，『流』这个字已经被一些人误用来控制圣徒，正如共产党在中国用『人民』这个辞，来控制受他们统治的国家。你是把谁来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作比较？你只不过是诽谤主恢复中与你同工的人。此外，这种写作，在未有学习的人心中，撒下了怀疑和惧怕的种子。当他们读到或听到三一神奇妙的流，他们会想到有人可能有动机，想要控制他们。难道这会建造召会，建造主身体的一么？你的书中一再的有这种主旨，要解救无辜的人脱离主恢复中的这种『危险』。

在『神圣水流的实际』这本书里，你警告说，有一些带头人在控制圣徒；在同一本书第九页，你暗示圣徒应当『很敞开的接受』一种想法，就是主在祂回来以前，可能兴起另一位像李常受的人作主的出口，『好供应更多的丰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励，而提高生命的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我们目前为止所未曾经历的。』一面，你暗示说，主恢复中所有的人都会欢迎你的想法，就是兴起这样一位出口。另一面，你从未题到一个事实，就是李常受为着主恢复的将来，采取了明确的步骤，在一些他所成全的同工中间，建立了相调这件事，作为凭借，带进『更多的丰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励，而提高生命的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我们目前为止所未曾经历的。』因此，你暗示需要另一位像李常受作神的出口来拯救主的恢复，狡猾的否定了李弟兄所给我们的路。这种暗示，对那些在你职事下的人，显然不是没有影响的。最近，一位在匹兹堡召会的人传了一份电子邮件给『亲爱的相调弟兄们』，他在信中说，『我能见证，李常受弟兄和朱韬枢弟兄两位都是时代的执事，也都属于这一个职事。』我们与其他许多在主恢复中相调的弟兄们，绝不同意那位弟兄的话。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例。你的著作中处处可见一种主旨，说到主的恢复正处于危机之中，变得形式、老套、死沉，而你对当前的情形却有救法，能帮助你的读者进入属灵事物的『实际』，别人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为这个主旨，你如今在『交通』这份杂志上，以及在网路上（www.Clevelandonline.org，www.Chicagobiblesandbooks.com）刊登了『神圣奥秘范围的实际』。但似乎很讥讽的是，你虽然用李常受的新辞汇，却不采用这些能带给圣徒真实拯救的新的定义。我们拒绝这种虚假暗藏的推论，以为紧紧跟随职事会导致形式主义和死亡。我们觉得事实与此相反。『（我们）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我们）是跟谁学的，』这是我们的安全和荣耀。朱弟兄，在我们看来，你的著作大部分似乎与讲说『一样的话』是相对的；反之，往往在论到一些数十年前已经教导过的事时，你把主恢复中通用的一些辞重新下定义。因此，你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一与同心合意』，以及另外一本书（分为两卷），名为『与职事是一，讲说健康的话』。坦白的说，这些书用了主恢复的属灵辞汇，却加上了你自己对这些事的领会，说到在众召会中间的同心合意，乃是在于接纳圣徒，并且教导说，任何地方召会的领导，其最终责任乃是应付当地的需要。这乃是漠视并抵触李弟兄所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一的话语和交通；李弟兄有那些交通，乃是由于一九八七年的那次背叛里，有人过于强调召会地方的自治。在『一与同心合意』这书第九二至九三页，你对启示录七个召会加以重新解释，也与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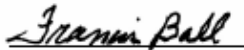
弟兄的教导相抵触，而引到你同样的看法，就是称义并推动众地方召会彼此不同、彼此独立。这样的指引，使我们对基督身体的一的前途，就是藉着众地方召会得了恢复的一所彰显的，感到忧虑。关于你出版物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别的细节可以提出来，但那不是这封信的目的。现在已足彀清楚，我们觉得你的著作根本不能代表主恢复中的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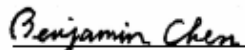
我们再回到这封信的目的；我们再次的说，在四月国际的同工交通中所表达的感觉，乃是我们中间有了多种的出版物，造成许多问题。我们不是质疑众召会的正当性或同工的诚信。朱弟兄，你是惟一能解决这问题的人，我们劝你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主恢复中的一，我们请求你停止所有语文的出版。或许你可以向一些年长的同工敞开，谈谈你的出版所带来的难处。我们尤其盼望，你能带领那些在你影响下的同工和圣徒回转，与其他的召会和圣徒一同和平的追求李弟兄的职事，并且参加一年七次的节期。然后我们盼望，你能从你以前的独立转到真正致力于建立主恢复里众召会中间的一。我们真诚的盼望，你和你的同工有新的决志，藉着与主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众召会和圣徒的交通，而作出那个一。我们盼望你回到同工们的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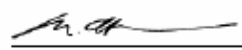
下定决心与他们相调，并真实的受他们约束。朱弟兄，我们爱你，你是主内同作仆人的，藉着在主独一恢复里所得宝贵的产业，你与我们特别的绑在一起。我们向你的交通敞开，但求今天主恢复中主要的项目—我们一的见证，能得着真实的解决和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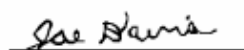
我们祷告主，愿你的职事和事奉会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我们这些代表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弟兄们，盼望这个交通的结果，能给主一条新的路祝福祂的恢复。愿主怜悯我们众人，怜悯祂的恢复；这恢复对我们众人是极其宝贵的。

在主恢复中你的弟兄们和同作仆人的，


Francis B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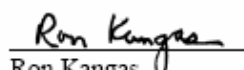

Benjamin Chen


Minoru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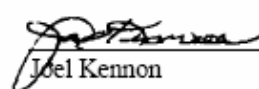

Joe Dav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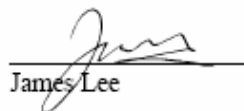

Lin Hor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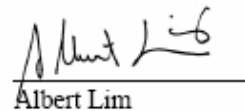

Kung-Huan 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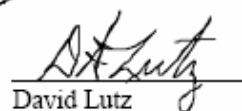

Ron Kangas


Elton Karr


Joel Kennon


James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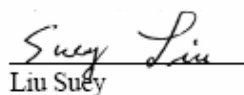

Albert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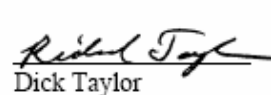

David Lu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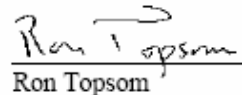

Ray MacN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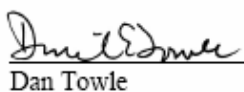

Ed 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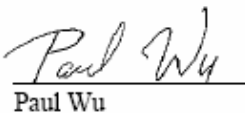

Benson Phill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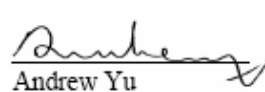

Liu Suey


Dick Taylor


Ron Topsom


Dan Towle


Paul Wu


Andrew Yu